

壹

佛祖菩薩

〔斯里兰卡〕毗耶达西

○「佛陀」

〔日〕池田大作

○「龙树和世亲」

许地山

○「观音崇拜之由来」

白化文

○「地藏菩萨」

佛 陀

〔斯里兰卡〕毗耶达西

伟大的宗教——佛教创始人佛陀，生活在二千五百年以前的北印度。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取得成就的人。他的父亲净饭王，在尼泊尔边境的迦毗罗卫城中治理释迦族的国家。拘利族的公主摩诃摩耶，是净饭王的王后。

五月的月圆日，印度的树和花枝繁叶茂，果实满枝，人、鸟、兽都心情欢畅。这时摩诃摩耶王后已身怀有孕，依照当时的习俗，正从迦毗罗卫城去提婆陀诃城的娘家分娩。当她行至两城之间的蓝毗尼园，在盛开的娑罗花树下手扶树枝稍事休息，生下了一个儿子。

蓝毗尼园，位于波罗奈（现在的贝拿勒斯）以北的100英里处，在该地可以看到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即将成佛的悉达多太子降生处，三百一十六年以后，阿输迦王在这个著名地方树立了一根大石柱，以纪念这一盛事。石柱上刻有敕令五行，九十三个阿输迦时代的字，其中有“此是释迦族圣人佛陀降生处”字样仍然依稀可见。石柱“像刻时一样脆”，在过去

曾被雷电击中。公元七世纪中叶，中国的译经兼旅行家玄奘还看到过这根石柱。后来在 1896 年被发现并鉴定为蓝毗尼园遗址，要归功于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孔宁汉先生。

母后摩诃摩耶产后的第七天就去世了，由其妹波闍波提·乔答弥将太子抚养成人。太子虽然是在物资极其丰富而豪华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他的父亲未忘记给他应受的教育。太子精通了各方面的知识，在武艺等方面，超过了别人。

但是，太子从幼年时代起，就被慎重关注着。太子长大后，其父的热切希望是：他应结婚成家，作为他当然的继承人。但他却担心太子受到当时婆罗门的感染而去苦行生活。

根据当时的习俗，太子年十六，就与拘利族善觉王和波蜜塔王后的独生女、他的表妹耶输陀罗结了婚。耶输陀罗与太子同岁。太子虽然享受人间荣华富贵，并不缺乏任何东西，无忧无虑，但是他父亲的关怀却使他成为“囚犯”、成为世俗心理的人，但所有的努力，均不起作用。净饭王尽量不让太子看到人生现实生活中的不幸事态，这些更加促使悉达多太子的好奇心，更加提高他寻求真理、寻求解脱的决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成熟，太子开始思考人世间苦恼现象所产生的根源。据书上说，他看到了四种景象：首先他看到了一个完全无依靠的老人，第二次看到了一个皮包骨、极端不幸且可怜，并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第三次看到了一队悲痛的人群，抬着他们可爱亲人的尸体去火化。这些痛苦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但是第四种景象，却使他长久难忘。这就是他看到一位出家人，态度安静，沉着、超然和自立。他得知这是一位出家过清静生活的人，是要寻求真理、解决生命之谜的人。出家之念，于是在他的心里开始萌生。在回宫的途中，他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一种令他心悸的苦恼和不愉快的情感，于是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共鸣。他越是与宫墙外的世界接触，他就

越相信世间缺少真正的快乐。

在一个静寂的月夜(七月的月圆日)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生命的青春年华 在老年中结束。人的官能 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却不起作用了。当疾病悄悄地入体内时，强壮的身体就突然失去活力和健康，最后死亡降临，这似乎是突然的或意外的，结果是结束一期短暂的生命。他相信一定有解脱这种苦痛的办法，有逃脱年老和死亡的办法。

这样思考之后，他的“青壮骄”、“无病骄”和“生命骄”都没有了。他看清了这三种虚幻骄傲的危险，被一种强有力的迫切要求所征服，即探求不死、了脱生死，不但为自己探求，为自己解脱，也为一切苦恼众生探求，为解脱生、老、病、死而努力。他的深切悲心，促使他寻找菩提和佛果；现在悲心鼓励他走向伟大的出家，为自己打开俗家生活牢笼的大门；悲心使他作出毅然的决定，直至最后别离时深情地向怀抱婴儿熟睡的爱妻看一眼，也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

当时他二十九岁，正当华年，在美丽的耶输陀罗为他生产独生子罗睺罗的那天，别离使他更加悲伤和心酸。他自己离开了王宫，却以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舍弃姣妻、爱子和慈父以及具有权威显赫的王储之位，打扮成一名贫穷的苦行者，隐遁于幽静的森林深处，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开始寻求生命的永恒真理，寻求脱离烦恼的最高境界——涅槃。

为寻求医治人生生命的方法，他自己承担了这一高尚使命而毅然出家。他曾追随阿逻·迦罗摩和郁陀迦·罗摩子两位著名仙人，他希望他们作为导师，会指示他解脱的道路，他修了定，并尽可能达到了最高的定境，但是不满足他的愿望。他们

的知识，他们玄妙经验的境界，不能满足他所渴望要追求的东西。因此，他离开了他们，去继续寻求他尚不明白的东西。

他到处漫游，最后到达伽耶尼连禅河畔的优楼频螺，他被这里的幽静的密林和清澈的河水所吸引。他发现这里是他继续寻求菩提的理想地方，于是就决定住了下来。随他一道修苦行的阿若桥陈如等五人，都赞成他的决定，并陪伴他一起修行。这五位是：桥陈如、跋提、婆频、摩诃男和马胜。

在印度，许多修苦行人，认为过去有，现在仍然有的一种观点，即通过严格的自我节制，就认为能够除罪，达到清净，最后获得解脱。苦行者乔达摩，决定尝试一下这种信念的真实性。于是他就在优楼频螺开始了一种决定性的努力来抑制自己。他希望自己的心从五蕴色身的枷锁中获得自由，进而可能上升到解脱的境界。他用最大的热情修习苦行，吃的是树叶和草根，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中拣来的烂布，睡在埋死尸的坟墓中或荆棘床上。十足的营养不良，给他留下一个瘦弱的身体。

这就是佛陀成佛以后，对弟子们曾经讲过他早期修苦行的事。他说：

我修苦行 遵守戒律严格 其严格之程度 超过所有其他之人 我肢体瘦弱 就好像清瘦枯萎的芦杆。

乔达摩这样奋斗了六年，已经面临死亡的边缘，但他发现自己与所追求的目标距离太远。他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明白苦行是完全无益于修道的，他以苦行寻求菩提的尝试宣告失败了。但是他并不气馁，继续积极寻找新的修道方式，立志要达到目的。接着，他突然记起幼年时代在蒲桃树下打坐时的安静，颇有信心地感到：“这是通向菩提的道路。”然而，他知道，像他那样虚弱的身体，是不能修道的，即是修，也不会有

什么成功的希望。于是他就放弃了苦行，放弃了极端严格的斋戒，恢复了正常的进食。于是使他那衰弱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从前的健康。气力也有了。可是，他的五个同伴，对他表示失望而离开了他，认为他已经放弃了修道的努力，要过一种舒适的生活。

然而菩萨（他成佛以前的名称）在没有任何导师的帮助下，在没有任何人为他作伴的情况下，他以坚定的决心，充分相信自己的清明和力量，决定作最后的寻求，在伽耶（现在的佛陀伽耶）的尼连禅河畔一个对感官舒适和对精神有鼓励的幽静的地方，在一株树下，盘腿而坐（此树后来被称为菩提树，即觉悟树），以坚定的决心，作最后的努力，并发誓：“即使是筋、骨断裂，血肉干枯，不得无上菩提，决不起此座。”他就是这样不屈不挠的努力，精进不倦地专心致志寻求人生真谛直至证得无上菩提。

菩萨运用正念修他幼年时代修过的数息观，进入了初禅的境界，通过逐步的修习，次第进入二禅、三禅和四禅，如是他 在禅三昧中清除了自己思想上的不净。一天初夜（下午6时至10时）直接回忆起过去生中的事，他证得了宿命智。接着菩萨以天眼智直接观察各趣众生的生灭以及生存的苦与乐，了解到他们都是以其业力为依据的，这第二种智，是他在中夜（晚10时至次晨2时）证得的。然后，他将自己的心直接指向漏尽智。

他彻底悟到了：此是苦，此是集（苦因），此是灭，此是道（灭苦之道）。他真正懂得了：此是有漏，此是有漏之因，此是有漏之灭，此是导致有漏之灭的道。

他这样证知，也明白他的心已从诸漏中解脱了：从欲漏解脱，从有漏解脱，从无明漏解脱。由于他的心解脱、慧解脱，自然也就拥有了漏尽智。他知道：

毁灭的是生。已修梵行，所作已办，不再有此毁灭的到来

(意思是说不再有身心相续,即不再有生死)。这是他在后夜(晨2时至晨6时)证得的第三种智。

于是他就说了下面这些胜利的话:

作为我自己的生、老、病、死、忧和染污 我看到这些东西的危险性 就寻求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忧、不染和脱离烦恼的无上安乐——涅槃 我已证得 意为我已体验到)。智慧和先见在我心中生起,不可动摇的是心的解脱。这是最后的生死解脱,今后不会再有“有”即不会再有生死。

在另外一个五月的月圆日,乔达摩菩萨三十五岁,他由于完全理解了永恒真理四谛,证得了无上菩提,圆成了福慧具足的佛道,就成为能医治众生疾病的伟大医王了。

佛陀证得圆满菩提以后的一周期间,在菩提树下,体验解脱的法乐。接着他就观察缘起,然后在菩提树附近的六个不同地方单独隐居了六周。第七周末,他决定对从前同修苦行的五位朋友说法——他发现的古道——生灭四谛。

他知道他们住在波罗奈鹿野苑圣地仙人住处,仍在修那毫无意义的极端苦行。佛陀离开了伽耶,去遥远的印度圣城,步行了大约150英里。他在鹿野苑找到了他们。

现在是七月的月圆日,在黄昏的时候,月亮从东方升起,高高地挂在天空,佛陀对五位苦行者说:

诸比丘,出家人对二种极端不应有。何等为二?即极端纵欲与自我抑制之极端苦行。此二极端均无益处,圆满证得上无菩提之涅槃,必须克服此种极端,修习中道。具备正知正见 即会证悟菩提涅槃。诸比丘 何为中

道 即此八正道 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佛陀向他们解释了四圣谛与八正道。佛陀这样向五比丘说法 妙转了无上法轮。这就是史称的“初转法轮”。

由于第一次说法 使五位苦行者改变了信仰 于是鹿野苑的仙人住处就成了佛教和出家弟子比丘们的组织——僧团的产生地。

不久，一位富有的青年人耶舍带领五十五人参加了僧团。雨季安居期 7月至11月 结束时 已有六十人证得阿罗汉果 佛陀对弟子们说：

我已从人天诸缠获得解脱，汝等亦已从人天诸缠获得解脱，现在去吧，去为众多人之幸福与快乐漫游，为世间发悲心，为人天获得幸福与快乐发悲心，不要两人同去一个方向。弘法要懂得 初善、中善、后善精勤修道的意义，并完全记清，宣扬神圣圆满与纯净之修道生活。有些众生眼中无尘，持断灭见，彼等不听话是一大损失。有些众生会懂法。我亦去优楼频螺、去塞纳尼村说法度生。

这样，佛陀开始了他崇高的传教使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与弟子们走蒲桃国土（印度的另一名称）阎浮提的大小道路，将一切众生都包含在他那无量悲智之中。

佛陀说法时，不分种姓、部族或阶级，来自各界的男女——富人和穷人、最卑贱的人和最高贵的人，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婆罗门种姓以外的人，不分贵族和平民、圣人和罪犯——都同样地听佛说法，大家皈依佛，信仰佛，佛也向他们

指示菩提涅槃之路。这条解脱之路已向一切人开放。

种姓，对印度婆罗门来说，是很重要的事，但佛陀全不在乎，他还强烈谴责这种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佛陀得知来自各种姓和各阶层的人适合于过清静的梵行生活时，就随时接纳他们进入僧团，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僧团中著名人物。由于种姓阶级差别而分裂的人们，如何使大家互相容忍，尽力协调，佛陀则是当时惟一的导师。

佛陀也注意提高印度妇女的地位。一般说来，佛陀时代，由于婆罗门的影响，妇女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学术方面，有显示她们学识渊博的个别情况等等，但在很多方面，她们还是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并被人们所轻视。佛陀认真地以礼貌对待妇女，也向她们开示涅槃清净圣洁之道。佛陀的宽广胸怀和雅量吸收各种姓妇女出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丘尼僧团。因为在那以前，不曾有妇女能够出家过独身生活的僧团。这些高贵的比丘尼中，许多人勤奋努力，精进不息，证得了解脱。她们心灵上解脱的喜悦赞歌，在《长老尼偈》中有生动的描述。

佛陀游行，从村到村，从城市到城市，对许多人说开示，使他们觉悟，使他们愉快。看到一些人沉浸在愚痴之中，屠杀动物祭神，佛陀认为那该是如何的迷信啊！遂对他们说：

生命人人能屠杀 但是无人能给与，一切动物爱生命
竭尽全力图保存。动物生命均稀有 亲爱愉快全相同
即是最低等动物 何曾排除说不同？

这样，求神仁慈的人，自己反而一点都不仁慈了。想像中的诸神，他们的祭坛上供奉的是可怕的牺牲品——无辜的动物，印度被血腥污染了。苦行者和婆罗门危害社会的仪式给众

生带来灾难和苦恼，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仁慈智慧的佛陀指出了“古道”，这是觉者之道，是公正、慈爱和理解之道，经常依教奉行的人，有四无量心支配他的行动。

佛陀从来不赞成争吵和仇恨。有一次，他对弟子们说：

诸比丘 我与世间争 是世间与我无争 正法倡导者 不与世间任何人争。

僧团的生涯，开始虽然只有六十名弟子，但是后来扩充到成千人的团体。早期要求加入僧团的人，用三种表示，即众所周知的三皈依，就可加入。三皈依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由于比丘人数增加，结果就出现了寺院。后来印度的寺院大学，如那烂陀，毗陀罗摩尸罗，欧丹多富梨等成为文化中心，逐渐影响到整个亚洲，并由于它，影响到人类的精神生活。

佛陀成功地连续说法四十五年之后，八十岁在拘尸那（波罗奈东北120英里，即现在的北方邦）摩拉族的婆罗林逝世了。最后他给弟子们的训诫是：

诸法无常 汝等精进不息 求得解脱。

佛教开始 只有少数教徒 但它已传播到许多国家 现在是五亿多人的宗教。

佛教发展如此之快，主要是由于它内在的价值和它对有理性的人们的召唤，但也有其他因素帮助其发展。弘法者在宣传佛法时，从来不使用不正当的方法。他们的基本宗旨是普遍的慈悲。还有，佛教是和平地传入到一些国家里去的，并不打乱

在那里已经存在的各种信仰。

佛教徒传教，既不使用武力，也不使用任何强制性或应当受到谴责的方法，宗教历史上关于佛教的传播，没有这类记载，根本不知道有强迫改变信仰的事，佛陀及其弟子也厌恶这种做法。T.W. 里斯·戴维斯教授写道：

在整个佛教史上，佛教徒在许多世纪中，长期是占优势的，我不知道有过迫害其他宗教徒的记载。

因此，佛教是能够与世界各国社会相协调并通过世界各种文化来传播的。

（方之译）

龙树和世亲

〔日〕池田大作

龙树寻求大乘

现在我们来研究帮助形成和系统化大乘佛教学说的二位重要思想家的生平。第一个是龙树，他是印度南部的一个僧侣，大约生活于公元二世纪中期或者佛灭度后七百年。第二个是世亲，在佛经中以天亲而知名，他可能生于公元五世纪。关于他们二人的确切年代有很大争议，在中文佛经中分别称他们二人为龙树和世亲。我们在此只论述与他们有关的重要传说和哲学思想。

龙树在后来的佛教文献中以“八宗祖师”知名。当佛教在印度兴起后，先后传入中国和日本，发展为许多不同的哲学派别。龙树作为八宗创始人在中国和日本受到人们尊敬。在这里，我们无须注意这些不同派别的精确性，但是它发展佛教哲学理论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个标志。

龙树的最重要的哲学贡献是“空”的概念，即“空”或者虚空。

这个概念不仅对中国和日本佛教思想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而且近年来也引起了西方哲学家的注意。例如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他的题名为《伟大的哲学家》(*Great Philosophers*)一书中的第一卷中列举了他认为的世界上十五位最伟大的哲学领袖，其中就有佛陀和龙树。顺带说一下其余十三位是孔子、苏格拉底、基督、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安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赫拉克利特、巴曼尼底斯、普鲁提诺斯(Plotinus)、安瑟伦、斯宾诺莎和老子。

我们可以不必怀疑佛陀和龙树有权列入这一名单，但我们决不应忽略这一事实，即他们不只是狭隘的字面意义上的哲学家，同时还是杰出的宗教领袖和信仰的实践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被认为是宣传真理的佛陀或者觉者，受到一般平民的普遍欢迎。

龙树似乎曾渡过一段非常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只能就所能知道的情况来开始。我们惟一的资料来源是鸠摩罗什从梵文译出的《龙树菩萨传》，收入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卷中。根据此书所述，龙树出生于印度南部的一个著名婆罗门家庭。他在学习上表现出惊人的才能，幼年时就精通吠陀经，熟谙婆罗门教旨。

该书叙述了如下的奇怪事情。龙树在完成他的学习后，有一天同他的三个友人商议，他们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下一方面，他们决定今后应当寻找肉体放纵的方法；当他们学会了隐身术后，便开始偷偷进入国王的后宫，结果是国王的美丽的伴侣，一个接一个受到侮辱。有些人怀了孕，这使国王大吃一惊。一天夜晚，国王在皇宫内外撒上沙子，布置一队士兵等候闯入的人，虽然看不见这四个年轻人，但当他们进入时，脚印就出现在沙子上，跟在他们身后的士兵们猛扑上来，用他们的武器向空中乱砍，只听见刺耳的尖叫声，三个年轻人倒下身亡。只有龙树没有受伤，因为

他拥在靠近国王的人中 得以安全逃出皇宫。结果是他开始认识到情和欲是苦难之源，从此下定决心成为一个僧侣。

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但毫无疑问 龙树是一个坚强而不寻常的人。这在所谓中谡 即中观论 的创见中充分表示出来，他把在大乘经典中所发现的空的概念发展成为系统化的哲学。正是这种哲学使他被公认为世界思想史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鸠摩罗什翻译的《龙树传》是这样说的 他完成了婆罗门教的学习后 成为一个僧侣 只用了九十天时间 就精通三藏 经、律、论 即佛教经典的三个传统部门。但他感到不足 决定外出寻求对佛法的更深刻的了解。当他旅行到印度遥远的北部时 在喜马拉雅山的深处发现一座佛塔，塔中有一个老比丘给了他大乘经典 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 但仍然感到有一个更深邃的真理有待在某处发现。为了寻找它 他周游印度各地 和许多哲学家辩论 并同时寻找大乘经典。鉴于他那时旅行困难 这种广泛的旅行充满艰辛。但他坚持下去 几乎他的前半生都献给了寻求真正的佛法。他的决心终于获得奖赏，使他达到了大乘学说的巅峰 这就体现在《法华经》中。

龙树到达《法华经》及其他大乘教旨的道路 似乎是颇为曲折的，或许是难以避免的。释迦牟尼入灭七百年后的印度佛教界 小乘佛教各派 特别是一切有部或者尸部 仍然强大并具有重要地位。各种大乘经典的出现 向小乘佛教的理论和修行实践提出了挑战，而实际上龙树周游印度寻求大乘经典就是一个标志 表明了大乘运动的中心广泛分散于各地。而且 尚未出现真正的大乘哲学家或宗教领袖对小乘进行有力的攻击。这项任务就留给龙树来完成，由于他具有婆罗门教与小乘教义的训练而后来信奉大乘，就成为理想的适于进行这项工作的人。

虽然这只属于猜测，但人们免不了疑问如果当时没有出现

龙树 佛教将会成为怎样的情况呢 当然 卷帙浩瀚的佛教学说和佛经著述就不可能以系统化的形式传到中国和日本。中国僧侣智顗是天台宗的创始人，虽然他对佛教学说加以系统化并在哲学上进行了提炼 但如果没有龙树奠定的基础 他的努力能获得多大成就还很难说。很可能是这样 没有龙树的影响 大乘就永远不会成为佛教的主要派别，或者小乘教义将会作为大乘的对手而在中国持续更长的时间。

不管怎样，龙树的工作具有巨大的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因而 他后来被认为是“佛陀第二”就不足为奇了。他的最大贡献是访问了许多相互隔绝的大乘活动中心，帮助他们分享并系统化了他们各自所有的各种经律以及阐释小乘的观点见解。在周游印度期间 他积极发展和领导大乘运动 同时阐述大乘教义和寻求更多的经文。除此之外 他还与小乘和诸外道及哲学对手辩论 驳斥他们的异论。

根据鸠摩罗什翻译的龙树传记，他被摩珂那伽即大龙菩萨引到龙王宫中 给了他“诸般方等、深奥秘典、无量妙法”。通过详细阅读这些经典 龙树领悟了佛法的深奥真意。他名字中的那伽即“龙” 龙树中就以这个字来表示 据说就是纪念此事。我们可以猜想 这时他已达到了觉悟的最高境界。顺便说一下 他的名字的第二部分取自一种树的名称 在印度称为阿畴那 据说他的母亲就是在这种树下生下了他，因而那就成为他的名字的一部分 那伽和阿畴那 组成了龙树。在中文佛经中阿畴那只简单译成为“树”。

龙树仔细阅读的“诸般方等、深奥秘典、无量妙法”几乎包括了全部大乘派的典籍。这从引自分散于他的浩瀚的著述中的引文 就可以证明。实际上他是佛经和论说的伟大收集者和编纂者，他的著述几乎包含了每个可以想像的理论和哲学观点的萌芽。因之 后来各个宗派的支持者一再宣称龙树是他们的思想之

父 希望以此来作为使他们教旨合法化的借口。但这显然是对他的著述的滥用。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在研究龙树时 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着眼 超越那种小宗派主义的思考 努力去发现他如何规定大乘佛教的要义或宣讲大乘菩萨的真谛的。正是由于我思想上存在这些问题，我想在下面探讨龙树的一些哲学概念。

中道和空的理论

鸠摩罗什翻译的《龙树传》对他的活动叙述如下：“广明摩诃衍（大乘）作优婆塞（缘起）十万偈。又作庄严佛道论五千偈 大慈方便论五千偈 中论五百偈。摩诃衍教大行天竺。又造无畏论十万偈。中论出于其中。”

关于这些作品的确切考订和性质我们无需在此叙及。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汉文三藏包含了属于龙树菩萨的全部著述，共二十部作品，一百五十四卷。传说龙树活了一百，一百五十或者二百岁，但他的著作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实际上 这个全集虽然毫无疑问包含了龙树本人的作品 但也包括别人的 它们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属于了他。甚至著名的《大般若经论》即《大智度论》这是一部关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一百章释文 是否真正为龙树所作 至今仍有疑问。然而，以龙树的名字而流传的这些关于大乘教义的哲学著作的巨大重要性和优异质量是无疑的。

日本佛学专家三枝充惠从哲学范畴论述了龙树著述的伟大重要意义，并把它们分为五类。第一类包括中论即中论迦理迦，入正理门论即十二门论和空论即空七十论。第一类中的著述表达了龙树著名的‘中论’概念 虽然这个概念也可在其他类著述